

## 第二回 高僧奉諱

書接上回，話說盧行瑫夜得貴子，驚喜異常，還沒等到天亮，他就忙著為他這個寶貝兒子起名字。他絞盡腦汁，折騰到五更天，他寶貝兒子的名諱也沒起成。把盧行瑫氣得真想狠狠搥自己兩嘴巴，心的話，我盧行瑫乃金榜提名、才思敏捷之人，今天這滿腹經綸都跑哪去了？哪怕你平時笨點，現在得聰明，姓名就是受賜於父母、長輩，有別於芸芸眾生，我不給起誰給起？不行，今個兒我非給兒子起出個好名字不可。他還來勁。其實大道至簡，大音希聲。一個真正的好名字，總是最簡練的語言來表達最深刻、最廣漠幽眇的意境。像盧行瑫此時這種驚喜異常、焦急的心態，那是絕對起不出這種好名字的。

他正焦急之際，忽聽門外傳來一聲賀喜，盧行瑫一驚。門口站著這麼兩個和尚，一個年過八旬，一個年過半百，都是慈眉善目，舉止不凡，一看就知道那是佛門中有道的高僧。那年老和尚手中還托著一個晶瑩透明的水晶鉢，衝著盧行瑫一打問訊：「阿彌陀佛，施主夜得貴子，真是福德無量，老衲貿然造訪，想見見令郎，不知施主意下如何？」盧行瑫一驚，心的話，昨夜剛剛生下小兒，還沒來得及張揚，這老和尚怎麼就知道了？「師父，對不起，小兒一生下來就不住啼哭，恐怕擾亂大師清心，還請大師不見為好。」「阿彌陀佛，施主請放寬心，貧僧善能止哭，你儘管把令郎抱來與老衲一見。」盧行瑫心的話，真是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，還有專會治小孩大哭的，那就抱來讓他試試。想到這兒，衝著老和尚一笑：「多謝老師父美意，只是小兒昨晚乍生，抱出不便，還請二位師父屋中

稍坐，在下這就把他抱來。」

盧行瑫說完，把兩個和尚讓進了外間屋，自己轉身奔了裡屋。不大一會把他這寶貝兒子包得嚴嚴實實抱到老僧面前，這小孩還是一個勁的哇哇啼哭。這老和尚一見這嬰兒，頓時面露喜色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令郎果真容顏不俗，待貧僧敬你幾滴甘露，願你衝開迷霧，早早離苦。」說著將鉢中的甘露輕輕滴入嬰兒的口中。說也奇怪，就見這嬰兒咕嚕一聲將甘露嚥下去，果然哭聲頓止。他明睜雙眸，流光顧盼，熟視老僧，似曾相識，又像會意。盧行瑫一看，甚覺驚異：「這，多謝師父為小兒止哭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施主不必客氣，只因貴公子與佛法有緣，他乃三界龍種，根器非凡，貧僧還要布施給他一個名字。」「布施名字，什麼名字？」「叫上惠下能。」「上惠下能？師父，我兒為何要叫惠能？」「惠者，以佛法惠施眾生；能者，能作佛事，能弘揚佛法化度一方。請施主千萬記住這個名諱，不可隨意更改。」「是，師父，您說我兒與佛法有緣，到底有多大緣分？」「阿彌陀佛，至時便知，何必先問？盧施主，你快把令郎送回裡屋，以免著涼。」盧行瑫答應一聲，忙將嬰兒送回裡屋，等他轉身來到外屋再一看，這兩個和尚無影無蹤了。盧行瑫覺得他們兩個好像神仙，行蹤怎麼這麼快！

他突然想到老和尚剛才的預言，說他兒子能弘揚佛法，化度一方，這不是說他兒子將來要做和尚嗎？他頓時驚怕起來，想想父子之情以及接續盧門香煙的大事，他不希望兒子皈依佛門，更不能允許兒子去出家。可是老和尚的話他又聽得清清楚楚，他驚怕至極，不由自主的大喊一聲：「不，我兒子不叫惠能，我盧行瑫日思夜盼十幾年，好不容易才盼來個兒子，我不能讓他出家做和尚，萬萬不能。二位師父，我盧家千頃地，只靠這一棵獨苗來傳宗接代，你可

憐可憐我們吧！」言猶未了，淚如泉湧。

突然他覺得耳邊嗡嗡作響，凝神細聽，是老和尚在跟他說話：「盧施主，此乃大數，豈是貧僧所能更改，貧僧只不過略能預知而已。再說令郎長大成人之時，不僅老衲已不在人世，就連盧施主你也不能在人世了，令郎他無論做什麼，你我都管不了。凡事皆有前因後果之理，你又何必為未來之事傷心？還是保重身體，好好照顧令郎！」盧行瑫就覺得自己已被這聲音籠罩，兩耳和頭上都充滿了綿綿密密的聲音，似乎說話者就在頭上，就在身邊。他仰頭上望，又環顧四周，連個人影也沒有。他就更加相信這兩個和尚是神佛顯聖前來點化於他，他驚怕之極，無可奈何的癱倒在地，酸楚的淚水奪眶而出。

盧行瑫喜中生悲頭發蒙  
癱在地無可奈何熱淚傾  
五內如焚情緒失控  
眼望蒼天暗述悲情  
行瑫我思子盼子常憂恐  
多年來鬱鬱寡歡無笑容  
今朝總算實現盼子的夢  
蒼天你為何如此下絕情  
觀音你大慈大悲人欽敬  
都說你救苦救難憐憫眾生  
弟子我因此上把您供奉  
每日裡晨昏禮拜一片虔誠  
您為何要把我夫妻戲弄  
送佛子讓我們喜中悲生  
您可知傳宗接代事關重

您讓我怎對列祖與列宗  
我夫妻老邁之時誰孝敬  
豈不成竹籃打水一場空  
菩薩您發發慈悲改變天命  
可憐我惜子戀子一片痴情

盧行瑫只聽見和尚說話的聲音，不見和尚的身影，他就更加信相這兩個和尚是神佛顯聖，前來點化他的，相信這是天意，自己沒辦法改變，痛苦萬分。其實並不是什麼神佛顯聖，只不過是老和尚的內力修為深厚，用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，把聲音從遠處送入他的耳中，讓他聽得清清楚楚又不擾亂旁人。盧行瑫悲傷多時，才慢慢吞吞的站起身來朝屋中走去。來到屋裡一看，見李氏夫人正護著這個心肝寶貝兒子甜甜的入睡了。盧行瑫知道夫人分娩後身體很疲憊，再加上這孩子降生後總是啼哭不止，夫人也沒得休息，現在她睡著了，就別驚動她了。再說這件事也不能讓她知道，免得她受不了這個打擊。

想到這兒，他悄悄走到桌旁，精疲力盡的癱坐在椅子上。想想自己十多年來總盼生個兒子，可是一朝生得了兒子卻又與佛有緣，心裡真有說不出的苦衷。他不希望兒子將來做和尚，可是又不知道兒子將來究竟做什麼好。當官？不，當官不好，官場多變，十分兇險。那個官椅的魔力太大了，把多少好人都給弄成畸形，不得不花錢買官，花錢做官，花錢保官。為達目的，還得用權、用謀、用略，無所不用。誰不知道「賭場沒有常勝將，官場沒有義氣郎」，做好官太難了，可是做贓官還太造孽，還不如不當官，當民。當民也不好，好者混口飯吃，弄不好，受人欺壓，衣食無著，辛苦一世，還不如遁入空門，逍遙自在。可是我盧氏門中的香煙豈不斷絕了？

諸位，我在前文書說過，當盧行瑫看到兒子降生時候那種喜悅

的心情，用人生最大的四喜，什麼久旱逢甘雨、他鄉遇故知、洞房花燭夜、金榜提名時，都形容不到位。所以我就在這四喜之後又給它加了一喜，那就是盼子生子時。有人曾風趣幽默的給這四喜之後各加兩個字，說：久旱逢甘雨，幾滴；他鄉遇故知，仇敵；洞房花燭夜，隔壁；金榜提名時，未必。你想想，久旱逢甘雨那是多高興的事，可是就幾滴，不解勁。他鄉遇故知，本來是好事，可是你遇到的是仇敵，還不如不遇著。洞房花燭夜，隔壁，到不了一起，乾著急。金榜提名時，未必，不見得就金榜提名。好事都變成上火的事了。那麼此時此刻我就在這第五喜上給盧行瑄也加兩個字，盼子生子時，空喜。盧行瑄心中猶如打翻五味瓶，苦辣酸甜鹹，啥滋味兒都有。

過了好半天，他才從痛苦中解脫出來，心想兒孫自有兒孫福，管他日後行哪途，將來再說將來的，我先把眼前的事做好，得給夫人做飯去，讓夫人養好身子好把孩子扶養好。想到這兒，他悄悄走進廚房為夫人準備飯食。天近晌午之時，李氏夫人才從甜夢中醒來，睜眼一看身旁的寶貝兒子，真是喜不自禁。

這真是枯枝返青吐新芽  
老來得子我的面生花  
見嬌兒在身旁已睡下  
虎頭虎腦真把人愛煞  
蒼天有眼恩惠實在大  
觀音菩薩更把慈悲發  
看起來有求必應不是空話  
從此後盧門香煙不再缺乏  
看來我燒香拜佛不能停下  
要把這送子之恩好好報答

李氏夫人有生以來初次享受到做母親的溫馨與幸福，高興得不得了。可是盧行瑫卻一半歡喜一半憂，他強作笑臉，把熱騰騰的飯食端到李氏夫人的面前：「夫人，請妳用飯。」儘管盧行瑫裝得挺好，可是聰明細心的李氏夫人發覺他神態不對勁：「夫君，你的臉色這麼難看，是哪不舒服嗎？」「是嗎？沒有，可能是昨晚太高興，沒睡好。」「不，夫君，你別忘了，知夫莫若妻，你有什麼心事還能瞞得了我嗎？我看你的內心似有苦衷，有什麼難處不能對為妻說來？」。